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WORLD'S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COLLECTION II

世界科幻杰作选 II

[美] 迈克·雷斯尼克 姚海军 / 主编

...AND THE DISH RAN AWAY WITH THE SPOON

盘子跟着勺子跑了

保罗·菲利波

CRUCIFIION VARIATIONS

苦难变奏曲

劳伦斯·珀森

MORIARTY BY MODEM

追击莫里亚蒂

杰克·尼梅斯海姆

STEADFAST CASTLE

永不移位的城堡

迈克尔·斯万维克

ITSY BITSY SPIDER

小小蜘蛛

詹姆斯·凯利

THE ASENION SOLUTION

阿森农方案

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PRESENCE

存在

莫林·麦克休

ECHEA

伊契亚

克莉丝汀·鲁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11年10月出版

◎ 2011年10月出版

世界科幻杰作选 Ⅱ

◎ 2011年10月出版 320页 29.80元

◎ 2011年10月出版

WORLD'S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COLLECTION II

世界科幻杰作选II

[美] 迈克·雷斯尼克 姚海军 / 主编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科幻杰作选Ⅱ / (美)雷斯尼克 姚海军 主编; 刘未央 等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364-8711-6

I. 世… II. ①迈…②姚…③刘… III. 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2495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世界科幻杰作选Ⅱ

出品人 钱丹凝
丛书主编 姚海军
主 编 [美]迈克·雷斯尼克 姚海军
译 者 刘未央 等
责任编辑 宋 齐
特邀编辑 钟睿一 魏映雪
封面设计 施 洋
版面设计 施 洋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610012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3.5
字 数 310千
插 页 2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7年9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9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ISBN 978-7-5364-8711-6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厂址:四川省郫县现代工业港北区蜀新大道北一段356号 邮编:611730

序

大家好，欢迎打开我和姚海军先生主编的《世界科幻杰作选》第二辑。我是迈克·雷斯尼克，写了半个世纪的科幻小说，做科幻编辑也有三十余年。《轨迹》杂志（科幻杂志的业界标杆）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所有在世的、去世的作家当中，我是有史以来得奖最多的短篇小说作家。

一直念叨我自己就没意思了，还是来认识一下入选这一辑的作家吧，我想许多名字对大家来说都还是陌生的。

杰克·尼梅斯海姆是个捣鼓计算机的专家，本行包括教授计算机知识和书写关于计算机的故事。直到退休，他的生活里依然少不了计算机的影子。就像本书里那篇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故事，大名鼎鼎的神探要在二进制的世界里追击莫里亚蒂。

莱斯利·罗宾出生于澳大利亚，2008年才开始写科幻小说，之后不久就把家搬到了美国，在 Arc Manor Books 做出版人助理。她的作品入围过美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的多个奖项，还被翻译成加泰罗尼亚语，捧回了两座奖杯。《绿山墙的仿真人安妮》是以科幻的形式对经典小说的致敬。

迈克尔·斯万维克的写作生涯始于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不

俗的成就。他赢得过五座雨果奖奖杯，还是2016年世界科幻大会的贵宾。他出版过九部小说、十一本短篇选集；在学术方面还发表过不少探讨科幻的评论。《永不移位的城堡》描绘了未来的法律机制，以及在这个机制下的犯罪方式。

1975年，詹姆斯·凯利卖出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从那之后，他收到过无数赞誉，赢得了两座雨果奖、一座星云奖奖杯和2009年意大利最佳小说奖。吉姆在诗歌和随笔方面也造诣非凡，甚至创作过戏剧。《小小蜘蛛》以死亡为题，讲述了一对互相疏远的父女和一个机器人之间的故事。

莫林·麦克休是90年代才改行做科幻作家的。小试牛刀之后，就写出了雨果奖获奖作品《林肯列车》。过去十年里，她问世的新作越来越少，几乎在读者的视野里消失了。这是因为她在好莱坞大展其才。《存在》找到了治愈阿尔茨海默症的良方，却有意想不到的后续影响……

在1988年的世界科幻大会上，我满心欢喜地将最佳短篇科幻小说奖的奖杯颁给了劳伦斯·瓦特-埃文斯。劳伦斯于1979年开始写作，随即转为全职作家。曾经是美国科幻作家协会成员和美国恐怖小说协会主席。我最近数了一下（可能有数漏的），他总共出版了四十二本小说。《最后的要塞》讲述了人类与一个人机交互系统之间的纠葛。

罗伯特·西尔弗柏格的写作生涯是名副其实的无人能及。1970年，年仅三十五岁的他就收到了世界科幻大会的贵宾级邀请，之后又将许多终生荣誉收入囊中，其中包括达蒙·奈特纪念大师奖和科幻名人堂。他拥有四座雨果奖、六座星云奖以及其他众多奖项的奖杯。他的笔下诞生了六十二本小说、三十四本短篇集和七十七本非虚构类作品。（光是1958年，他就写了八十个短篇小说并

全部卖出。)《阿森农方案》出自一个致敬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系列小说,这个故事也非常有阿西莫夫的风格。

希拉·芬奇出生于英格兰,二十二岁移居美国,不久之后便以写作为生。处女作《无限之网》赢得了1986年的康普顿·克洛克奖。此后陆续有八部小说面世,长中篇小说《读骨术》获得了1998年的星云奖,2014年还出版了《神话、隐喻和科幻小说》。本书收录的《影子爸爸》描绘了一个人类和机器人共存的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和温情。

乔·霍尔德曼是当代科幻界当之无愧的巨人。他是畅销书、雨果奖获奖作品、开创性小说《千年战争》的作者,获得过达蒙·奈特纪念大师奖并于2012年被录入科幻名人堂。他已故的兄弟同样是科幻作家。《让记忆沉睡》讲述了一个被强行删除记忆的士兵重回战场,寻找自己的过去。

保罗·菲利波1977年开始写作,出产了十部小说和几百个短篇小说。他还是一名书评人,几乎给所有的大型科幻出版物写过评论。《嘿,滴多滴多》本来是一首儿歌,保罗的《盘子跟着勺子跑》取了儿歌的末尾一句,向读者解释它们为什么会一起逃跑,会不会回来。

简·拉贝本来是个报社记者,后来做了《美国作家协会简报》的编辑,再后来,她来到《银河边缘》杂志,成了我的助理编辑。但撇开这一切,她首先是个作家,目前为止卖出了二十八本小说,还有更多作品正在约稿阶段,除此之外,她还为《龙与地下城》《伽马世界》创作、编辑游戏模块。《御夫座街车》讲述了一个年进垂暮的拾荒者和一个比她更老的废弃空间站,以及面目神秘的外星人。

毫无争议地说,罗伯特·索耶是加拿大最好的科幻小说作家。目前为止,他创作了二十三本科幻小说和两本短篇选集,多次赢得雨果奖。和我的短篇相对应,他是《轨迹》杂志统计出来的得奖最

多的长篇小说作家。2016年6月,索耶被授予加拿大勋章,这是加拿大最高的平民荣誉勋章。他的小说《未来闪影》在2009年被改编成了电视剧,随后又为回归的《星际迷航》创作了两个电视剧剧本。英语中有个说法叫“放出来的精灵塞不回瓶子”。《回忆牵牛星之战》讲的正是人类释放恐怖力量之后,想办法回到从前的故事。

杰弗里·兰迪斯在1984年发表了她的处女作,这部作品随即入围了当年的雨果奖。之后,他赢得了两座雨果奖、一座星云奖和一座斯特金奖奖杯。他的诗作还获得过两次雷斯灵诗人奖。在整个写作生涯中,他出产了一部小说和二十二个短篇。哦,你想问为什么这么少。因为杰弗里还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家,他参加过火星“着陆者计划”,手握九项专利。《漫长的追捕》描写了一艘无比感性、无比孤独的宇宙飞船,以及它在被敌人追捕时表现出的人类一般的情感。

斯蒂芬·李和我一样来自辛辛那提。我、他以及我女儿是辛辛那提仅有的三个科幻作家。斯蒂芬与1980年进入读者视线,之后时常有作品面世,有时用的是真名,有时使用“S.L. 法雷尔”这个笔名。他总共发表了二十八部小说、几十个短篇小说,其中《黑水之拥》获得了1999年的光谱奖。同时,他还是一个作曲家、一名专攻科幻(当然啦!)的大学教授。他在《再造》中给读者呈现了一个阴森的未来社会,以及人们在这个社会中迫于生存需要做的改造。

我们已经在第一辑里认识了克里斯汀·鲁斯克,这是一位兼具创作才华和编辑能力的双面手。作为作家,她出版过六十多部长篇小说和四个短篇小说集,并因短篇小说捧回了雨果奖奖杯。(可能不只这个数字,克里斯汀有众多笔名,要数清楚她的作品是个大工程。)单单是《星际迷航》系列,就有十多本小说出自她的笔下。作为编辑,她在SF&F杂志工作了六年并获得雨果奖的最佳编辑

奖,之后创办的《纸房子》杂志也赢得了世界奇幻大奖。《伊契亚》的风格在这本选集里算是相对温情的,不过,这位出色的作家当然不会只会描写温情,而不加一点儿让人从心底发凉的东西。

你大概也发现了,这本选集还收录了两篇咱们《科幻世界》的“本地”作品:特德·科斯玛特卡的《坠向深渊》和德雷克·昆什肯的《洄游》。它们先后刊登在《科幻世界·译文版》上。由于篇幅短小,所以不曾隆重推荐,更别说两人都是个人信息寥寥无几的神秘人物。好故事需要多几次露面的机会,相信这两篇精品在星光璀璨的大师作品中间也不会失色。

科幻故事没什么标准模式。哪怕是优秀的小说,风格也大异其趣(而这还只是一个很小的样本)。但好作品都无一例外有着高质量——高质量的故事编排、高质量的构思以及高质量的思想碰撞。我想你也同意,好的作品在这三个方面都放足了料。

现在你对于书里的众多作家有了些许了解,我来给你说说英语世界的科幻圈吧。我们和其他写虚构作品的作家不同,常常举办各种活动,几乎三天两头地聚会,所以但凡是在这一行待过一段时间的,都会认识不少同僚和编辑,并且很容易结下持续一生的友谊。在这个圈子,工作上的合作会把大家连在一起,变成朋友。

这本书里的大多数作家我都认识了二十年以上,罗伯特·西尔弗伯格和乔·霍尔曼更是我超过半个世纪的朋友。希望你也能通过这些故事认识一下我的朋友;希望我能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与你们见面。

迈克·雷斯尼克

2017年4月7日

目录

CONTENTS

- | | | |
|-----------|-----|-----------------------|
| 坠向深渊 | 01 | [美]特德·科斯玛特卡/著 罗布/译 |
| 盘子跟着勺子跑了 | 15 | [美]保罗·菲利波/著 刘未央/译 |
| 苦难变奏曲 | 35 | [美]劳伦斯·珀森/著 牛振宇/译 |
| 追击莫里亚蒂 | 59 | [美]杰克·尼梅斯海姆/著 崔久成/译 |
| 永不移位的城堡 | 75 | [美]迈克尔·斯万维克/著 郑晴蕾/译 |
| 小小蜘蛛 | 85 | [美]詹姆斯·凯利/著 杨予婧/译 |
| 阿森农方案 | 101 | [美]罗伯特·西尔弗伯格/著 牛振宇/译 |
| 存在 | 119 | [美]莫林·麦克休/著 张建光/译 |
| 伊契亚 | 153 | [美]克莉丝汀·鲁施/著 梁宇晗/译 |
| 最后的要塞 | 207 | [美]劳伦斯·瓦特-埃文斯/著 邹运旗/译 |
| 影子爸爸 | 219 | [美]希拉·芬奇/著 崔久成/译 |
| 让记忆沉睡 | 243 | [美]乔·霍尔德曼/著 袁枫/译 |
| 回忆牵牛星之战 | 267 | [加拿大]罗伯特·索耶/著 袁枫/译 |
| 漫长的追捕 | 283 | [美]杰弗里·兰迪斯/著 吴辰/译 |
| 再造 | 301 | [美]斯蒂芬·李/著 刘未央/译 |
| 御夫座街车 | 319 | [美]简·拉贝/著 刘未央/译 |
| 绿山墙的仿真人安妮 | 339 | [美]莱斯利·罗宾/著 夏星/译 |
| 洄游 | 369 | [加拿大]德里克·昆什肯/著 虞北冥/译 |

坠向深渊

[美]特德·科斯玛特卡 著
罗布 译

星光中的飞碟，像星光坍塌形成的一个碟形坑洞。

质地光滑，石墨般漆黑，任何东西都不会从它身上反射出来。穿越真空的时候，它遮住了星光，犹如黑暗背景中一块更深的黑。它没有颜色，任何颜色都没有。

它既是一艘飞船，又不是。

这只飞碟没有推进系统，也没有导航系统。在它里面，两个人苏醒了。先是一个人醒来，接着是另一个。

事实是，这只飞碟是被投掷出来的。小小的一团，只有生命支撑系统，被射入无尽远方的一处轨道，绕行于另一个黑暗之物，比它更加奇特的黑暗之物。

这另一个黑暗之物比它大许多倍，倍数几乎无穷无尽，大小相当于几十万个太阳。它并不遮挡星光，而是扭曲、聚焦星光，让它们变成一圈明亮的、闪闪爍爍的光环。被它改变的不仅是星光，连时空连续体本身都被它改变了质地。

从在轨道上运行的飞碟望去，群星好像围成了一个圆圈，外面

有星星，圆圈里面什么都没有。太空中的这个区域有好些不同的名字。许多世纪以前，发现它的天文学家称它为“巴特16”。后来，物理学家又叫它“沉陷区”。最终，那些来过这里或者在噩梦中见过这里的人给了它一个最简单的名字：无底洞。

它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大的黑洞。

这是飞碟进入轨道的第三天，它已经在这条轨道上飞行了三点一八亿英里。但跟它的整个投射距离相比，这点里程根本算不上什么。在轨七十二小时将尽之时，飞碟将一个小小的铅锤射向黑洞重力井的中央。铅锤的重量只有一百公斤，通过一条非常之细、细得数学家只能称之为线条的缆线与飞船相连。

绕在卷轴上的缆线越放越长，无比坚韧、长达数千英里的四价游丝不断伸向黑暗，直到绷紧为止。绷紧的那一瞬，缆线在它和飞船相连处用力一拽，震动仿佛共鸣的乐音，传遍了飞碟的整个碳质船壳，

力量之大近于无限的重力，开始作用于飞碟。

起初，变化十分缓慢。但到了第四天，这艘不是飞船的飞船渐渐开始改变运行方向，开始向深渊坠落。

老人从年轻人脸上拭去血迹。

“Ulii ul quisall。”年轻人说。别碰我。

老人点点头。“你说图思语，”他说，“我也是。”

年轻人倾身向前，将一口血啐在老人脸上，“这种语言由你说出来，简直是亵渎。”

老人的眼睛收缩成一道窄缝。

他擦掉脸上的血。“亵渎，”他说，“也许真是亵渎。”

他伸出手去，让年轻人看。他手里是一把手术刀。“知道我为

什么在这里吗？”他问道。

手术刀的刀锋反射着灯光。这一次换了老人倾身凑近对方，“我在这里，为的是用这东西割你的肉。”

老人将刀刃放在年轻人脸上。钢铁锋刃压得皮肤凹陷下去。

年轻人面不改色。他直直地盯着对方，眼珠像两颗蓝色的石头。

老人打量着他，“割你的肉，对你来说无所谓。”他接着说道，“我看出来了。”他拿开刀子，伸手抚摸年轻人的下巴，抚过那里的一片片疤痕，“你甚至感觉不到。”

坐在椅子上的年轻人一动不动，他的双臂被厚厚的束缚带绑在扶手上。看样子他还不到二十岁，以后会长出络腮胡的面颊上，现在只有一片带卷儿的绒毛。说真的，他不过是个孩子。

老人心想，从前的他很可能是个漂亮孩子，所以审问者才会特意弄花他的脸。准是男孩的心理分析材料中说，他有爱虚荣好面子的弱点。

也许，心理分析之类，现在的人已经不理睬那个了。

也许，审讯者现在时兴弄花这些人的脸。

老人揉着眼睛，感到怒火渐渐消退。他放下手术刀，放在盛着闪闪发亮的其他工具的托盘里。

“睡吧。”他告诉男孩，“你需要睡眠。”

宇宙继续运行，从不停顿。

“我们这是去哪儿？”几个小时以后，男孩问道。

他睡着没有，老人说不准，反正这几小时里他没说话。

老人从他的控制台前站起身来。做这个动作时，他的膝盖响了一声。飞碟的速度不断增大，他的脚底感受到了随之而来的重

力。总算又能走路了，又能体验到行走的乐趣。他把水端到男孩跟前。“喝。”他说，伸手递过吸管。

男孩怀疑地打量着他，过了一会儿才深深吸了一口。

“我们这是去哪儿？”他又问了一遍。

老人没理睬他。

“他们审问过我。”男孩说，“我什么都没告诉他们。”

“我知道。如果你交代了他们想知道的东西，你就不会在这儿了。”

“这么说，他们准备打发我去别的地方？再审一次？”

“对，去别的地方。但不是为了再审你一次。”

很长时间里，男孩一言不发。之后他说：“不管他们打算做什么，你就是动手的人。”

老人笑了，“真聪明。”

男孩眼睛里燃烧着怒火，还有深重得无法衡量的痛苦。之前的审讯相当凶狠。他又一次狠拽束缚带，想把胳膊挣脱出来。

“你想把我带到哪里去？”他厉声问道。

老人居高临下凝视着他，“你怕了。”他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站在我这个位置。你想挣脱出来。你在想，只要我挣脱出来……啊，瞧我怎么收拾你吧。你巴不得跟我换个位置，让我坐在你现在坐的这把椅子上。唉，你是真的不明白啊。”

老人俯下身去，在男孩耳边悄声说：“羡慕的人是我，我巴不得换到你的位置上。”

时间在流逝。一个个小时，缓缓逝去。

“告诉我，我们这是去哪里？”

每隔几分钟，男孩便重复一遍这个问题。

终于，老人走近控制台，按下一个按键。舱壁上，一块显示外面景象的屏幕打开了。出现在上面的是太空深处，还有阴森森不断逼近的那个无底洞。“那儿”，老人说，“我们就是去那儿。”

黑洞填满了半个屏幕。

它是深渊，绝对意义上的深渊。

男孩笑了，“拿死亡吓唬我？我不怕死。”

“我知道。”老人说。

“死亡是对我的奖赏。走进往生以后，我会和我的父亲并肩而行，将敌人的尸骨踏在脚下。我会高居荣耀的席位，与为上帝牺牲的其他战士共坐。对我来说，死亡是天堂。”

“你真的相信这个，是吗？”

“坚信不疑。”

“所以我羡慕你。”

这男孩是个大规模杀人的谋杀犯。或者说，是个自由战士。

又或者，只是个不幸的人。

老人察看着男孩的伤疤。都是在此前的审讯中留下的。一条条伤疤恣意纵横，看得出来，它们的制造者当时是多么挥洒自如，多么富于创意。是啊，不幸的人，太不幸了。也许，这个定义比其他所有对男孩的定义都更加准确。

在太空深处，任何生命都是脆弱的。人类的生命当然不会因此变强，它仍旧是以前的样子。但炸弹却不一样。

在太空中，炸弹的威力变得更大，大得多。

只要放置在正确的地方，简简单单的一枚三磅炸弹就能摧毁整个太空定居区。它会打开一个口子，将整个区域暴露在灭绝一切生命的真空中，暴露在无尽的黑暗中。一次爆炸，造成失压，结

果就是一万人死亡，整整一个定居区死绝。

这种事他之前见过一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在护罩炸破的定居区，他亲眼看见无数尸体飘浮在空中，被冻得硬邦邦的。整个定居区里，活下来的只有寥寥几个慌忙穿上了增压服的幸运儿。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造成这一切的，不过是一枚仅仅三磅重的炸弹。

数十年间，三个没有空气的世界上，几百个定居区中，同样的惨剧反复发生。这是一场战争，起因是领土、文化、宗教——自古以来，总是这些东西驱使着人类互相厮杀。

人类仍旧是人类，没什么变化。但在太空中，狂热的代价更加高昂。

一千年前，各个国家倾其所有，才能建成军队。在那个时候，战争是战士之间的以命换命。接着，钢铁、火药和科技开始发挥威力，死亡的交换物渐渐变成了原材料和工时。交换比一天比一天悬殊，到最后，基础化学造就的三磅制成品就足以抹掉整个社会。谋杀变得如此轻而易举，毁灭需要付出的代价高台跳水，在统计表格上，几乎跌到了底线。

“你叫什么名字？”老人问他。

男孩没有回答。

“我们需要其他人的名字。”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我们要的只有这个，几个名字，仅此而已。其他的事不需要你帮忙，我们自己就行。”

男孩默不作声。

他们望着那块屏幕。黑洞在增大，黑暗不断扩张，压得群星不断屈服。老人检查了一下仪表。

“我们现在的速度是光速的一半。”他大声说，“按我们那个世界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两小时后，我们会抵达史瓦西半径。”

“想杀我其实用不着这么麻烦，更简单的办法有的是。”

“更简单的办法，是啊。”

“要是我死了，对你们就毫无价值了。”

“你活着对我们同样毫无价值。”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

“你知道黑洞是什么吗？”老人问道，“真正知道它是什么吗？”

年轻人的脸像块石头，没有任何表情。

“它是个副作用，是宇宙规律的一个副产品。我们所知的宇宙，你不能光要这个宇宙，不要黑洞。科学家们很久以前就预言了黑洞的存在，那时候还没发现黑洞呢。”

“你以为用这个把戏就能吓唬我吗？”

“我没打算吓唬你。”

“用这种办法杀我太荒唐了。你自己也会死。你肯定有家人吧。”

“有，我有两个女儿。”

“你准备过一阵子就改变航向。”

“不。”

“这艘飞船很贵的。还有，就算你的命，多少也有点价值。哪怕你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在你的上司眼里，你这条命总值点什么吧。牺牲一艘飞船，加上你，只为杀死一个敌人，这是为什么？”

“从前我是个数学家，但后来，你们的战争把数学家也变成了战士。用数学术语来说，这里有些变量，你还没看明白。”老人朝屏幕打了个手势，轻声道，“真美，对吗？”

男孩没接这个话头。“或许这艘飞船有个逃生舱，”男孩自顾自